

撕裂

丁捷

著

撕裂

丁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撕裂 / 丁捷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90-3608-9

I . ①撕… II . ①丁…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9326 号

撕 裂

作 者: 丁 捷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蒋爱民

封面设计: 仙 境

复 审 人: 胡 笋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刷: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66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jiangam@clapnet.cn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德鸿律师事务所王振勇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 × 980 1 / 16

字 数: 338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3608-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题 记

如果你对此眼泪婆婆
请不要误解那是我们的感动
因为我们在剥他们的“洋葱”

目 录

第一章 变与躁	1
第二章 多事之秋	37
第三章 鬼精灵	73
第四章 在那银色月光下	105
第五章 红楼	133
第六章 沉湎的夜	151
第七章 知遇	175
第八章 名分啊名分	209
第九章 良心啊良心	235
第十章 亢奋与迷离	265
第十一章 轻轻地你走了	303
第十二章 撕裂	325

第一章 变与躁

1. 发觉

张一嘉最近感到自己太累了，近一个月来忙得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啊转，很想停住，但是感到这一停啊，这陀螺就会倒下，彻底转不起来了怎么办？所以还是选择了挺住。看到台历上标着星期日，这才意识到今天是休息日啊。于是赶紧处理了几个急件，然后泡了一壶茶，点燃一支烟，头靠在高大的真皮椅背上，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心里就想，好久没有真正放松或者放纵自己一回了。于是拨通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综合市场部经理李天武的电话。

电话的那头儿，李天武压低嗓门儿，略带喘息，说：“老板，我在谈一笔广告，好大的客户呢！待会儿谈判结束给您汇报。”

张一嘉没趣地挂了电话，躺在窗户边的长沙发上，刷起了朋友圈，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掉在地板上的手机，突然铃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估摸着是李天武回电了，捡起手机就说道：“累死了累死了，你找个土菜馆，我们吃顿饭去，顺便告诉我，谈成什么大单子了。”

电话那头传来“哈哈”的大笑声，一个冒冒失失的声音闯了进来：“让我猜一下，总经理大人这是跟谁约会呢？”

一个怪声怪气的家伙，用老朋友一样的语气自顾自地嚷嚷着，可声音明明比较陌生。声音在那头儿继续：“在为文化事业工作，忘了吃饭，埋头工作？在为做大做强国企，大吃大喝，搞好接待，当好三陪？当然不是，不是！这哪是朝气蓬勃的老同学张一嘉呢？”

“老同学”三个字，加上这搞怪的腔调，终于使张一嘉想起他鲁南大学的老同学顾东岳。张一嘉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也学对方的语调说：“我哪敢跟你比呢，人家可才叫忙呢，走了一乡又一乡，乡乡有二娘；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有情人。”

这顾东岳在大学时，是副班长，专门负责做些考勤点名的活儿。这些活儿往往得罪人，又烦琐得很，而且自己是一年到头逃不成课。这样的“官”，是那些自认为目光远大前程似锦的，只想当学生会主席、班长和团支部书记的人，怎么也不愿干的。辅导员就让他顾东岳干了。顾东岳却干得很认真。顾东岳一认真，从早操到晚自修，班上就没人敢轻易旷课，男生睡不成懒觉，女生约不成会，他还讨人喜欢吗？可顾东岳不管这些。其人五短身材，相貌平平，智商中等，功课一般，他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拿考勤当专长。不仅如此，这老兄事无巨细，向系辅导员做日报，向系主任做周报。这可省了辅导员和系主任不少心，他们足不出户，就知道班级之“天下”。毕业的时候，系里获得市委组织部一个调干生的名额，系主任和辅导员心照不宣，把这机会给了顾东岳。有人不服气，系主任语重心长地劝导他们说：“你想想，有什么人能像顾东岳这样‘勤政’，四年如一日，甘于做平凡小事；有谁能像顾东岳这样‘公正’，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谁敢说这不是一个好干部的苗子！”系主任一席话，说得大家口服心服。顾东岳被组织部选走了，临走前满眼噙泪，在毕业纪念册上留言，感谢系领导、老师和广大同学的培养和支持。

张一嘉还记得当时自己也在他的纪念册上写：“……尤其不要忘记同学们对你的培养——同学们四年来孜孜不倦、经常迟到旷课，为你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需努力。希望你一如既往勤政为民、廉正为公，不断进步。做大官，要努力；做一个又大又好的官，才值得我真诚地喝彩和加油！”

据说这顾东岳先是去了老家县级市——干水市的一个小镇，当团委书记，后来到县里当了领导。不过他自毕业就没有跟同学们联系过。此时突然冒出来，还真让张一嘉感到些许意外。

电话那头哈哈大笑。笑完了，顾东岳请张一嘉出来一起吃个饭。张一嘉说：“哪能呢！应该我请你，我是地主啊。正好我最近累了，本来晚上也要找个手下，安排去吃个土菜的啊！”

顾东岳说：“别客气了，我们县里的到市里来，见到的都是领导，哪能让领导破费？”张一嘉想找忙的借口，话未出口，就觉得不合适，赶紧咽了进去。这顾东岳却像听到他的心里话似的，说：“老兄，你架子大了，当了台座，老同学都请不动你了？别犹豫了，你出来一趟，我这儿可有重要情报要告诉你，你不向我磕头才怪呢。”

张一嘉只好放下手中的活儿，锁门进电梯，下地下停车场开车。刚出电梯进入地下室，突然看到不远处李天武正在搬着一箱东西，往车库的另一个角落走去。虽然车库光线昏暗，但他还是依稀看到了，车库另一角，邬娜，对，分明就是邬娜，正站在她的那辆红色的奥迪 TT 旁，迎着李天武来的方向……

张一嘉心里骂了一句，什么开会什么谈判大单子啊，好你个李拐子，忽悠老子忽悠到眼皮底下来了。

不过，他还是像自己做错事一样，悄悄钻进自己的那辆旧福特轿车。直到他们的车离去，才驾车出库，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坐落于湖畔的市里唯一的五星级酒店湖滨饭店。刚进了大堂，就接到李天武的电话，说会议结束了，老板在哪里，要不要过来当面汇报几句。

张一嘉说，明天上班再说吧，不急，就挂了电话，打起精神迈步走向餐厅。

2. 猛料

在中餐厅的 VIP 包间里，早已等候在里边的顾东岳从沙发上跳起来，与老同学紧紧握手。两个人坐下来就开始算有多少年没见面了。一算，时

间还真不算短，毕了业一晃就过去十六七年啦。

张一嘉说：“我记得你比我大一岁，应该有四十岁了吧。”

“是啊，我开始奔五啦，你还在奔四呢。”顾东岳拍打着自己微微发福的肚子，说，“我儿子都上高中了，你呢？”

“女儿一个，初中生。”

说起这话题，张一嘉想起女儿，赶紧借故去洗手间，出了包厢，在走廊尽头，用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好一会儿，妻子陈思维软弱无力的声音在那头儿响起。张一嘉问起女儿，陈思维抱怨说：“亏你能想起她，今天是星期几啊？”

张一嘉这才明白，今天是星期天，现在又是晚上了，女儿是住校生，怎么可能还待在家呢？于是他问：“你身体这几天好吗？”

“还好啊，暂时死不了，你不要操心。”

陈思维好像不愿意跟他多说话，把电话挂了。

张一嘉靠着墙，点了一支烟，吸完了，才回到包间。见菜已经上了好几道，服务员正在桌子边的餐车旁，为两只非洲干鲍做最后的一道加工。一股浓郁的熟海鲜香气，飘逸而出。

“跟小蜜打电话的吧？”顾东岳坏笑着。

“是家里那个，老蜜了。”

“查岗啊？”

“我那位，就是这样，知道我喜欢她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张一嘉说这种没志气的话时，心里竟然有些隐隐的得意。但他的脸上，还是合情合理地堆满了万分无奈。

顾东岳看了老同学一眼，说：“嘻，还是陈思维吧？没换？没换，那就是个好帮手，可以做政治上的高参。陈思维不就是政治哲学系学生会那个陈主席嘛，凶不凶哪个不知道啊？”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扯起学生时代的事情，又干了好几杯解百纳干红葡萄酒，各自的脸上都泛了红晕。

顾东岳对老同学的工作情况了如指掌，问了几句对方家里的情况，又告诉老同学自己的工作情况。他说自己在干水这样的经济欠发达、人口过

发达的县级市，个人发展得还算顺利，镇团委书记、镇纪委委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市计经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市长，十七年，换了八个岗位，升了七级，应该说知足了。

“本来我是知足的，你想啊，我一个农民子弟，当到市领导——当然是个县级市！可听起来不都是市吗？北京上海是市，咱们干水也是市，什么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绝大多数老百姓，尤其是外国老百姓，听起来是一回事。名片上印出来的头衔，不都是什么市长市委书记嘛！呵呵，不说这无聊话了。——可是，这新来的书记不是个厚道人。”顾东岳一边切着鲍鱼，一边话锋一转，说，“我是从组织部部长提拔的常务副市长，理应顺理成章分管财政市政等工作，可新来的书记却让我管文化工作，真想得出！”

“那也挺好啊，文化工作很重要，而且当下文化产业兴起，只要想做，有做不完的事。”张一嘉举杯说道，“我们文化产业界的人，看到管文化的领导，真的就如同看到了作品，看到了产值，看到了镁光灯，看到了票房和点击率，看到的简直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恨不能立即上去抱粗腿呢！”

顾东岳说：“我干过团工作、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组织工作，就是没干过文化工作，那是细活儿，我是个粗人，干不好。今后老同学要多支持我啊。”

张一嘉不让老同学再喝了，叫服务员小姐泡了两杯浓茶，以茶代酒喝起来。

两人越喝越清醒。醉意消去六七成，张一嘉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下午李天武与邬娜的事，马上就觉得这酒劲涌上来了，烦得很，一刻也待不住。以前听别人议论过，他们两个关系暧昧，今天也算被看穿和证实了。虽说有些预料，但这事真的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张一嘉还真有些不舒服。本来下属这点隐私也用不着当老总的操心，但这点隐私的当事人，一旦是同事，而且有上下级关系，这就有可能埋下隐患了。

张一嘉就站起来，说明天一大早集团要开会，先告辞。顾东岳一把按住他，说：“你以为我吃饱了撑的，就想找你叙旧？不是啊，兄弟。大家

都是忙人，快二十年了遇一次，我没有大事不登门的。”说完，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沓装订成册的文件。

张一嘉耐着性子坐下来，翻看文件，是鲁南大学传媒系的毕业生实习和就业推荐表。材料显示：姜萌，女，二十二岁。籍贯干水。鲁南大学，新闻学院传媒系，广播电视主持专业，应届毕业生。志愿：干洲，国有文化产业单位，对口行业求职。

“是老兄的什么人啊？”张一嘉说，“现在我这里早就满编了，实习可以，正式进来不行，我们已经三年没有进一个毕业生了。毕业生进来，生意做不起来，我这是个企业，要挣钱养活大家的，一个吃闲饭的都容不下啊。”

“哎呀哎呀兄弟，别把话说得这么死。”顾东岳说，“这人对我重要，你得帮忙。她是我拐七拐八的亲戚，这件事情你帮我搞定了，我一定重重报答，我不会白占你的便宜。”

“嗨嗨，说什么呢，老兄！”张一嘉下意识再去看材料上女孩子的照片，果然是一张漂亮的脸，就盯着顾东岳坏笑起来。顾东岳说：“你小子也别坏笑，这是亲戚家的孩子，受人之托嘛，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这可是有血缘关系的。”

“那么远的亲戚啊，就别多事了，这找工作的事情，现在谁敢惹啊！”张一嘉说，“要是你自己的孩子，我就是挨个处分，也把她弄进来。”

“你小子，”顾东岳说，“这个忙你必须帮。”

然后说了一大堆如何重要的话：“女孩的父母，也是我顾东岳的恩人，当年上大学，我们家穷，两位老人给我顾东岳资助过不少，要不然连大学都挺不下来。”

这话把张一嘉说得心软了，就答应努力帮忙，并把求职材料收进了自己的包里。

顾东岳松了一口气，用餐巾抹抹额上的汗，给自己和张一嘉分别点上一支烟，猛吸两口，神秘兮兮地凑到张一嘉身边说：“我也不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我有大事要向我的大老总同学禀报啊。”顾东岳一脸神秘的样子，把椅子拉得靠张一嘉近一些，再近一些，直到两人膝盖抵膝盖。

这老同学一开口，把要说的话一说，张一嘉还真吓了一跳，马上把“李邬”的事情带来的烦躁都忘得一干二净。

顾东岳说的是：

干洲市将作为全省的试点，大力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整合文化资源，把全市许多零散的文化产业单位、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集中起来，政府国投公司等注入数十亿巨资，发展文化产业，组建一个大规模的、综合性的文化产业集团，据说名字都有了，叫干洲国信文化传媒集团，以此拉开建设文化大市的序幕；全市最年轻的县市领导干部、干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关文水，将调到干洲市主管这项工作。

张一嘉这会儿其实心跳加快了许多，但是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兄弟啊，这跟我没有什麼大关系啊。我们经济传媒影视公司，这些年虽然做得不错，但在全市国有文化单位和其他企业板块里，不足挂齿，块头不大啊，论级别只是个处级单位，论规模只是市电视台的一半吧。当然，效益不比电视台和日报社差，合并给人家就是了。我叫总经理好听，但压力大；合并给人家，我叫经理，名头小了，但压力也小了啊。吃亏，占便宜，账一算都是一回事。”

“装傻吧你就。”顾东岳说，“你们的状况，我还不知道吗？全市文化系统，谁不知道你张一嘉的能耐，你们公司不大但是效益大影响大，你又比他们年轻、能干，你就服气被他们大鱼吞小鱼啊？那他们充其量也就是个大鲤鱼吞小鲨鱼，不噎死才怪。”

“动听，动听啊！”张一嘉笑起来，说，“您老兄要是干洲的市长，我就好了，直接当集团一把手，保证给你干成全国一流文化企业，要不了几年，给你干上市，而且上主板，您老兄信不信？”

“这个我信！”顾东岳用胖胖的拳头，敲敲老同学的膝盖，说，“有眼光的领导，应该用能人干实业，特别是一些新领域的实业，那些稳妥的，软绵敦厚的，更适合坐机关。你行，得策划一下，抓住这次机遇啊兄弟！”

两个人又闲扯了一会儿，张一嘉记不得怎么把这顿饭吃完的。饭后，顾东岳送他下楼，在他的车里塞进一些土特产，并趴在他车门边说：“老

同学，我能为你做的我会尽力。关书记年龄不大，但在干水威望很高，对我也很看重，他推荐我接他，但一把手书记挡着，目前遇到困难。另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关文水这人软硬不吃，但情义他是讲的，他跟熊海东是铁杆，知道吗？”

“熊海东？这名字耳熟啊。”张一嘉想了想，没想出来熊海东到底是谁。顾东岳说：“你老兄别装蒜了，人家每年给你投放不少的广告，你们拍的片子，好几部是人家冠名播出的呢，你们公司的娱乐网站上，一打开就飘着人家的品牌广告活动条儿，‘荣中贵’，荣中贵羽绒服啊。”

“呵，好像在大的场合见过两次面，我一个手下的客户，我跟这老板，倒真没有什么交往。”张一嘉的脑海中一下子浮出熊海东的形象，一个牛气烘烘、刻意在头额中央染了一个白色发块的企业家。据说他的企业，羽绒服产量快赶上业界老大“波登”了：“他确实在我们这里投了不少广告。”

“你当总经理也别架子太大，礼贤下士，多接触一些基层能人，是有好处的。”

顾东岳掏出一张名片，扔在副驾驶位置上，说：“我明天有事得赶回去，过几天我过来，熊海东请客呢，他也很想结识你，有空你一起参加，打我名片上的手机号码。不过，最好带上几个你们公司的美女主持人啊，演员啊，网站记者啊什么的小姑娘，像童盼这样的，名气大点的，可是咱们的偶像啊！咱们也不想干什么坏事，只是想见见这些名女孩，满足一下粉丝愿望，关键不是我自己喜欢这一套，那熊老板，呵呵，民营企业家，没这套他不来劲儿你知道吧。”

“你小子，别有用心啊，你可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啊，领导干部四个字，可不容易担当。别借着民营企业家的名，行自己的利好。”

张一嘉伸出拳头，亲热地捶了一下老同学，然后发动了汽车，说：“我争取来，不过，女孩们来不来，我说了可不算。现在的年轻人，尤其在传媒界有点虚名的，可不会那么听话，这得看你这个大人物对她们的感召力了。”

“你别以为是我妄想啊，我啊，纯粹是粉丝心态。”顾东岳说，“我跟

你实话实说吧，我是想让姜萌跟着童盼这样的大牌主持人实习。”

“为一个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家的孩子，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张一嘉继续逗顾东岳。顾东岳用手做了一个手枪的姿势，说：“你老兄白干了这么多年的影视传媒，这么没文化没情调，该枪毙了。”

隔着车玻璃，顾东岳又大声说：“一嘉老兄啊，你们这行，要重新洗牌了，摸大牌、出奇牌、打牛牌的机会来了。”

张一嘉轻点油门，老福特驶出酒店广场，画了一条弧线，沿着环湖大道向前疾行。这会儿借着酒劲，或者其他什么莫名的兴奋，准确地说的不安，开车、看路的感觉都有些不一样了。视野中，车两侧宽阔的绿化带，像两幅展开着的浓彩长卷；浩渺的湖面，像一个巨大的水盘。张一嘉的心律不由自主地提速，提速。他顺手拧开车音响，听见自己台里录制的歌曲，自己填的词，影视公司主持人童盼的演唱：

我穿过那忧思的森林
向往梦中的大海洋
路途艰险
荆棘丛生
无数障碍动摇我的信仰
让我的眼睛蒙上脆弱的泪光
但愿我有一天
邂逅天边的神凰
你的翅膀
会托起我的梦想
祖先的血脉
是引导的力量
飞翔，飞翔在那海洋

这歌词是陈词滥调，但是出自自己的手笔，还有童盼的演唱，让他听了，有点感觉。只是音响太破了，电流声吱吱伴响着，自始至终。

3. 香泪四溅

第二个月的第一周，周一一上班，在开办公室的门锁时，张一嘉就听见，里边的两部电话轮流响个不停。他没有来得及放下包，就冲进去，拿起听筒。

市文化产业管理办公室综合处老郭处长在那头儿说：“张老总啊，好难找啊，是不是最近又经常出差了啊？”

“没有没有，今天家里有些事儿，所以来迟了一会儿。”张一嘉赶紧表示歉意，并说，“老郭啊，我也在找你呢，我手头有一个画家朋友送的一幅画，我不收藏这东西，你拿去，这人与物有缘，也许到你那儿，它就找着主了。”

“哪里哪里啊。”郭处长在电话里谦虚了一番，说，“我们是小公务员，你应该把它送给许主任鉴赏，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可不是一样的性质。”张一嘉说，“我给你画，是小弟与老哥你之间的事儿，可拿它送给许主任这样的人，人家是市政府领导、大干部，这就有拍马行贿之嫌。这不看低咱们许主任了吗？”

“哎呀，看低看高都是最后一站的人啦。”郭处长的话里明显有意思。两个人都在电话两端迟疑了一下，还是郭处长接着转换话题说：“通知你一个事情，下周到宣传部开个会，协调今年的元旦文艺晚会，下周五下午两点半，部机关四楼会议室。”

“哎呀，又是老一套吧，大家七凑八凑，你方唱罢我登场，弄一台大杂烩。”

“我的大老总啊，可不能这么说。”郭处长提高声音说，“今年的晚会跟以往不一样，你看那架势，许主任亲自抓着，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海小红副部长几乎天天找我，预案做了好几遍，还不满意。”

“有什么特殊考虑吗？”

“不知道，反正不一样。现在不是有‘八项规定’吗？据说政府不能出钱办这样的晚会了，晚会还得办，要市场化运作吧。为什么许主任要我叮嘱你，争取把晚会拿下，市场化运作是你们公司的强项，后面有大戏

呢，这台晚会，可能是文化改革的预演啊老弟！你是灵通人士，应该听说市里要组建大集团的事了吧，我们文改办都做几套方案了啊。”

张一嘉说：“我还真没听说呢。”

电话那头儿呵呵呵干笑，显然是不相信的意思，只一个劲儿说，见面聊，见面聊。

这部电话刚挂下，另一部电话和手机几乎同时响起来。张一嘉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就拿起手机，并关了机，然后再去接桌上的电话。

电话是李天武打来的。李天武在电话里先关心了一下张一嘉的身体，然后说有几件事，方便的话，他过来汇报一下。张一嘉想了一下，说：“李天武啊，你在哪儿？”

“我在市中心，我们那个电视广告产品第二直销店，刚谈下来店面，我得紧锣密鼓尽快装潢。”

“那你别过来了，有紧要事电话里先说说。另外，晚上我们要在一起的。”张一嘉想起今天是跟顾东岳约定的聚会日子，就说，“你尽快安排一个晚上的活动，干水市的常务副市长顾东岳是我的大学同学，特意来看我，我们公司在干水的业务，他很关心，我想请他吃顿饭。”

“哎呀，大好事。”李天武说，“这些地方上的大老爷，我们可是请都请不来的，太好了。您看安排在哪家饭店合适呢？”

“找个幽静的地方，现在公款吃喝，得小心点儿。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无所谓，但人家是做领导的，不一样，别为一顿饭害了人家。另外……”张一嘉迟疑了片刻，说，“有一个叫熊海东的企业家，说要参加，要见我，他们还提出来要见我们的主持人和演员，你看看能不能叫童盼她们几个作个陪。”

“这个好说，能闹酒的女孩，我这里多的是。但要童盼出场啊，不好说话，在我们干洲，她大小算个名人，架子大，几乎从来不肯出来陪吃饭。”李天武在电话那头儿飞快地转着脑子，有些为难。

“这也是为工作啊。顾东岳是一方大员，熊海东是大企业家，说要给我们投一大笔广告费的。”张一嘉说，“你要想办法，我要你把晚上的活动安排漂亮点儿。”

“老板请放心，除了童盼，其他人没问题，请放心。”

张一嘉似乎可以感觉到李天武在那头儿插胸脯的声音：“熊海东也是我的上帝啊，我正想办法巴结他呢。我这就去安排，待会儿给您回电话。”

接着，李天武就在电话里说了两件事。一是他告诉张一嘉，上午他去了一趟郊区，顺路去寄宿学校看望张清清。张清清的班主任说，张清清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稳居前列，可是性格越来越内向，不大跟同学来往，经常想家，偷偷哭过好几回。“张总啊，不是我斗胆说您，您这几年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忽视了孩子。还有嫂子，常年生病在家，光靠保姆照顾不行的。”

“谢谢你，李天武老兄，我知道了。”张一嘉不想让他说下去，赶紧追问还有什么事。李天武说：“市第一百货商场去年投放的五十万元广告费，做了一半多，现在企业困难，他们要求终止，剩余的二十来万广告费，他们希望能退款。”

“这怎么可以呢？他以为我们是什么呀，想做就做，想退就退，站着说话不腰疼？”张一嘉说，“我听说这‘一百’刚换的老总，没亲自过手的钱，就找碴儿呗，别理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李天武补充说，“这‘一百’商场的老总找到文改办的许主任的秘书小钱，给我打电话说情。小钱说本来是要给您打电话，但这是小事，就叫我向您汇报一下，帮忙办了。”

“谁打电话也不能开这个先例。”张一嘉说，“现在许多单位欠着我们的广告款不给，有的老总顶风享受，编造国际业务的狗血理由，一年跑几个国家，飞来飞去游玩，就是赖着钱不给，认为是公对公，肉烂在政府自家锅里，可以扯平。我张一嘉可不想纵容他们，我这小企业，折腾不起。老李你可千万把好这道关。”

“知道了，老板请放心。”李天武说，“那钱秘书那儿，怎么交代呢？”

“你推到我身上，等他找我，我来跟他解释。”张一嘉又问了一句，“那小钱跟‘一百’商场老总是什么关系？”

“据说小钱的小姨子在‘一百’当营业员，最近刚调到商场的营销科，专门管广告投放一类的业务。”